

溫
州
經
籍
志

溫州經籍志卷十三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職官類

宋

季氏

光弼唐宰相編年錄攻媿集

佚

樓鑰知縣縣季君墓誌銘皇帝卽位之六年四月戊辰朔日有愈之君
撫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有旨季光
弼所獻文字有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君一日聞西府除目愀然曰樞筦
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
于天祐楊涉作編年錄論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意苟位

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勛如郭子儀亦不得預讀者爲之聳歎君字觀
國居平陽之桂源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
主簿授臨安府鹽官主簿陞左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
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嵎縣磨勘轉奉議郎卒于縣治
年五十有七銘曰唐三百年曰宰曰輔汎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
一一論著忠邪明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勲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
德如晉公而不恕上可以發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

攻媿集
一百

陳氏

傳良

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語

曹叔遠止
齊文集教

佚

徐氏

自明

宋宰輔編年錄

宋史藝文志二無宋字文淵閣書目六宋
下有朝字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九

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二四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九

存

通學齋藏明萬曆
戊午呂邦耀刊本

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輔拜罷錄僅紀歲月名氏而
揚廷之命無述焉覽者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朝宰輔編
年錄二十卷首起建隆庚申至于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本之以
長編繫年錄緯之以大詔令拜罷錄與夫玉堂制草諸書而一時黜陟
之由羣公評品之論奉常行實之攷旁引曲彙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
矣夫一代之盛則有一代之元勳碩輔鉅德豐功銘于烝彝鼎書于旂
常竹帛固不待贊述其間賢佞進退正邪消長闕于世道泰否者瞭然
一覽之頃辭令云乎哉彼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冊是
編也其亦足爲信史羽翼歟君之子居誼宰永陽有廉稱輟奉餼梓于
學可謂能成先志者我宋億萬年無疆惟休臣亦有無窮之聞續而書
之未有艾云寶祐丁巳清明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嘉興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陸德輿序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永陽邑大夫居誼刊之于梓謁序于予予曰宰輔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年稱房杜姚宋豈不戛戛乎其難矣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畢公士安寇公準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博韓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相姦庸相繼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韓縝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公公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姦兇復相繼蔡京過于章子厚王黼過于蔡京若曾布趙挺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鄒居中微不及子厚京黼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于吳敏何臬輩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

天將開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兇接武李公忠定綱言驗于疏水功驗于圍城高皇帝以其爲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閒之者黃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非天平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趙公鼎張公浚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于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虜所惡也檜虜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俊卿趙公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何其太寥落耶侂冑之徒則世目以爲京檜者也賢者則不得久而侂冑之徒皆得久于其位此豈人耶予嘗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公顥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輔者每爲之三太息常博之爲是錄也于美惡皆不沒其實賢于世之

類書多矣寶祐五年五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

事趙缺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
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其錄宰輔也昉時年
十八九執冊應對其閒粗審顛末後三十餘歲欲板于三山郡齋而未
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
可敬也公字減甫號慥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
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

司馬溫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倣班史敘宋興以來百
官沿革公卿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
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冊先

後相望溫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于夷攷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略也媿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料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關涉至大故公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閒元臣碩輔誥命所裊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污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襍出于他書芻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爲卷帙用工雖勤然操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吁豈惟是哉觀慶厯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懲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簫往轍益謹乎若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眞作宋一經者也公諱自明嘗爲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家藏之祕錄

于邑序使垂世懿範不至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
奉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章鑄序

古之爲史者雖自成一言哉然莫不有所本司馬氏之作史記其自
序謂網羅放失舊聞述故事而整齊其傳故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皆
見於其書孟堅前漢旣承父彪之業襲遷史之舊而王商賈逵劉向歆
所著無不具在雖稱製作之工如英莖咸韶然其所漁獵者亦夥矣此
無他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可以獨見詣而蒐羅遺逸協厥異同非一人
一書所可頓盡理固然也宋有國三百餘年英君誼辟代作賢人君子
滿天下其事業不可使鬱而不彰晦而不明而禮樂制度兵食律令又
皆今世之所以爲損益者尤經世考治之士所欲講也然上承五季
之極弊下遭裔夷之盛盛南北分裂世變滋多兼其治尙文其俗競辨
法令數更議論樊然淆亂視之漢唐尤難攷焉顧不幸而爲之史者襟

出於元世諸臣漫無統紀雖篇章浩瀚闢大義者不及十二三而掛一漏萬往往而是故欲整飭宋事以備一代成書而比於法後王之義以爲世訓非舉前史改絃而更張之不可然則廣搜旁證雖稗官野記所不宜廢而況其大者乎宰輔編年錄者宋徐自明氏所著起建隆訖嘉定一代用事之臣委寄輕重人品忠佞與政事所由成壞具在而其所採羣說開出史氏所未及顧其書久不行世今駕部王公得之焦太史先生督學呂公又得其遺闕於宗正伯榮氏詔以爲延津之合遂校而刻焉余觀呂公樂談宋事每娓娓不能自休而王公方欲更定前史勒成一書其志蓋不直使茲錄之行世而已儻亦司馬氏網羅之遺意而茲其吉光之一羽乎哉余與聞其旨故得而具論之如此云萬厯戊午六月望日河南左布政使高安陳邦瞻序

官制至唐宋之閒紊矣而宰執爲甚始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尙書令

中書令侍中爲真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不復獨授故常以他官兼宰相或稱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參知政事之始也自僕射李靖以疾閒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昉焉李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二名爲准晚世頗兼眾職用兵則爲節度使崇儒則爲大學士理財則領度支鹽鐵轉運至太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輕矣宋制大率因唐初惟同平章事爲真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貴要者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豐閒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爲尙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中書侍郎尙書左右丞爲僕射之佐實卽參知政事也徽宗政和中狗蔡京意改左右僕射爲太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制大壞南渡建炎

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其最隆者爲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實寡效其軒輊疑信之端惟時君之所命之不在於名之新員之眾也然獨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雖兵民判若兩途眞仁而後賢皆儒臣專任閒有武勲授者百之一二而已其源本唐宦官之職朱梁名崇政院最爲親臣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比宰相未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其兼官敘進兩府略同執國之政均可以宰輔稱者也宋自太祖以至徽欽有實錄無編年神宗嘗命陳繹作二府拜罷錄元豐中司馬溫公取宋興以來百官進退歲月爲年表上之史館是後曾鞏譚世勳明刊本誤講今據宋史三百五十七改蔡幼學李燾諸人紀述不一而辭簡事略未有傳者比見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所纂本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止嘉定乙

亥凡二百五十餘年兩府大臣名氏爵里封拜罷免犂然備具而當時黜陟之由世主頗正之迹據事直書燉惡自見以至時賢評品家乘野錄悉識其要者余徧考宋史及近世柯氏新編唐氏左編諸書似猶未覩不無遺漏固可以補其闕而參其異也若夫脉辭制誥密札內批一該存雖事涉暖刺文未雅馴使人疑恠憤悒不可爲解信乎趙姓遺史之論曰一人之身拜相之辭如此其美罷政之辭如此其惡議者謂本朝進退人才之弊專尙文華遂失真實斯言得之矣第取其詳臆探其蹟隱亦博採者所不廢也余嘗反覆宋事始末究於一統中自陷于播遷卒淪胥於澌滅所由得國之幸立國之弱亡國之酷皆非前代所有而其人才自開創以迄亂亡亦皆大遜于前代總之以粉飾自侈以虛假自愚則習尙之偏適以自害而已故輒爲之語曰宋之人才負宋之天下宋之習尙負宋之人才此語期可俟之百世而未暇言其詳也

竟合之於伯榮豈文獻之家卽造物之所注耶固知宇內奇事未有不

天人參焉者也六月望日呂邦耀撰

明刊本呂邦耀又序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徐誠甫纂也起太祖建隆庚申終寧宗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餘年內逸十七十八二卷孝宗一朝凡二十七年先是不佞以諸史之中無如宋史煩猥不揆凡陋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典而家鮮藏書多假之南北交游求李氏長編久之不可得金陵焦漪園太史寄是錄至鈔本也呂九如督學見而善之遂校梓以傳有宋一代人主卜相之故宰臣謀國之樂人之賢奸世之治亂具足矣茲不論不佞反覆是編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關於相業者重也宋氏三百年間維時宰執趙呂當絺協之初富韓佐嘉祐之盛趙忠簡之匡贊思陵趙忠定之翊戴嘉王皆勲在王府夙平盛矣獨怪裕陵之於臨川君臣千載將大有爲而勦周禮國服並乘之緒說更張法制擯弃元老意

將駕周孔之上而術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陰賊章惇凶悖而蔡京假紹述熙豐以劫持上下遂至四海橫流二帝蒙塵嗚呼靖康之禍咎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天下者也六飛南狩檜爲虜謀首絀專門之學逮侂冑以傳道語言之勞遂竊大權芟除宗臣設禁僞學而士有變衣冠名他師者吁已甚矣侂冑既殛彌遠擅國理宗雖亟事褒崇然近弃眞魏而遠慕周程信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者也馴至似道以不學之浪子跋扈冥恣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之凶遂亾天下者也究觀宋氏一代之事而知宰臣不可以不學其學不可以失正故太祖肇基卽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宰臣之佐萬幾不達于古今之大凡不諳于祖宗之成憲而冒焉秉國之鈞何遠猷之是經乎然學術未正則引經以傳其奸尤甚於蔑學以騁其臆者此君賁子直諸賢之所以爲時碩輔而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已也學術之關於相

業豈不重哉抑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世運試讀太平慶厯之間訓詞典則猶得王言之體而蔡京王黼陳自強史彌遠之徒每下一制輒數百言稷契皋夔曾未足擬甚至昆命元龜之語有識寒心焉彼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甚多無從質正讀者病之督學公徧檢史傳相與商訂校既者僅十之五他姑闕之以俟善本然是書引證不妄編緝有倫卽所述如文潞公聞金奇錦及朱勝非閒居錄王次翁敘紀之類頗有詆訾諸賢者想爾時有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併及之河南王惟儉撰

有宋一代於宰執之拜罷也皆有制詞蓋用漢策命唐宣麻故事故徐太常之錄宰輔編年也於制詞獨詳然一人之身夷貳頓異一君之命褒貶互乖則制詞固亦有不足據者且率先期鎖院外廷莫知而代言者拘於演綸之體或過爲希合或肆爲睚眦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

卿之切事既不多得而昆命元龜之語與董司馬之允執厥中又何異乎歷觀宋代命相較之往古異者有二而善者亦有三商自阿衡之外仲虺右相而周官冢宰之下少宰具焉以至漢左右相皆相也御史大夫號亞相司農號計相從時推重耳而宋自平章之下有參知樞密名爲執政則宰執分矣西樞本兵仍沿五代宣徽兩院亦號政府非軍務倥偬人主有命而宰臣不釐樞務則兵民又分矣然訖漢而後未有正宰臣之名者而三省長官或虛而不拜或用爲贈官孝宗定丞相之稱終宋不變此官名之確也前代誅戮大臣略無顧惜漢之劉屈氂翟方進唐之元載楊炎皆地居股肱身膺斧鑕而宋則終始優禮雖元愍巨奸僅授嶺海卽侂冑之殛非出帝意此禮遇之美也兩漢雖有相臣而朝權所在乃大將軍耳宋則大權在握舒卷任意如韓魏公出守忠之敦文潞公誅告變之卒及張魏公之宣撫川陝生殺黜陟人主委心聽

之此事權之重也然槩閱是編而竊嘆奸回之多幸而忠良之多不幸也趙韓王而後三入相者如呂文穆諸人率以名碩爲時隆棟而蔡京窮凶亦四躋台躔宰臣極隆之禮文潞公之平章唯事於重呂申公之平章不去於同侪胄何人禮過二老止平章五字乎且韓王霸府舊僚功在締構固宜獨相十年其後申公諸賢多不過數年或踰年耳至蔡京則先後十有八年秦檜則先後十有九年而獨相者十有七年史彌遠獨相者二十四年皆醜正黨邪稔禍階厲乃司馬入朝曾不數月李綱禍國僅六十餘日而趙忠簡趙忠定諸賢皆席不及暖而寘身瘴鄉羈魂炎微千載之下使人撫遺奸而裂眥弔孤忠而洒涕何忠良之多不幸而奸回之多幸也果天意乎抑人事乎余誠難言其故矣大梁朱勤美撰

馮盛明序

萬曆戊午
不錄

孟習孔序 不錄

錢大昕跋辛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首尾略備永嘉徐自明所撰寶祐丁巳子居誼知永福縣鑄板縣學序之者寶章閣學士陸德輿龍圖閣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 集英殿修撰陳昉福

建轉運判官章鑄凡四人予家所藏則明萬厯戊午河南督學副使呂邦耀刊本也自明字誠甫號慥堂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予讀邵氏練川圖經載南宋知縣有金華徐自明與誠甫同姓名而籍貫異計其時代亦稍後蓋別是一人猶之知嘉定縣者有錢塘楊萬里非誠齋也知平江府者有永嘉陳均非平甫也知南海縣者有晉江王應麟非厚齋也

活研堂文集二十八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九宋辛輔編年錄二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徐自明撰

自明字誠甫號慥堂永嘉人嘗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初北宋時神

宗命陳繹爲拜罷圖一卷樞府拜罷錄一卷元豐閒司馬光復作百官公卿拜罷年表十五卷其後曾鞏譚世勣蔡幼學李燾各有撰述而不能無所闕略自明因摭拾舊事補其遺漏續作此書以宋世官制中書樞密爲二府俱宰輔之職故自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皆著其名位而詳其除罷黜陟之由編年系日起建隆戊午迄嘉定乙亥大都本之通鑑長編繫年要錄丁未錄東都事略而又旁採他書以附益之太夫賅具最爲詳核又據宋朝大詔令玉堂制草備錄其鎮院制詞更有裨於文獻以宋史宰輔年表互相考校加建隆元年趙普拜樞副此錄在八月甲申而年表在戊子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拜簽樞此錄在正月庚寅而年表在癸巳太平興國八年宋琪拜參政此錄在三月庚申而年表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參政此錄在六月戊戌而年表在甲辰此類極多亦足爲讀史者考異之

助至宋世所降麻制例載某人所行之詞此錄開存姓名亦可備掌故其中如熙寧四年陳升之起復入相制乃元絳之詞載於宋文鑑中以升之力辭不拜其事未行竝其制詞不錄是也至如端拱元年呂蒙正拜相制爲李沆之詞治平二年文彥博除樞密使制熙寧二年陳升之拜相制皆爲王珪之詞元符三年曾布拜相制爲曾肇之詞亦並見於宋文鑑而此反闕注皆不免有所挂漏然二百五十年間賢姦進退舉具是編於以考國政而備官箴亦可云諳習典故者矣竇祐開自明子居誼宰永福嘗刻之縣學後漸亡佚明嘉靖間大興呂邦耀始得鈔本於焦竑家而闕其兩卷後周藩宗室勤美以所藏殘本補足復梓以傳蓋亦僅存之本也

案徐慥堂宋宰輔編年錄始建隆迄嘉定宰輔除罷及制詞事迹一一詳載其足校宋史宰輔表之誤者甚夥如淳化五年寇

準自諫議大夫知青州除參政表作自守同知樞密院事除不知準於四年罷副樞未嘗更守官也元祐元年安燾自副樞除樞使給舍還封燾亦堅辭詔依舊任至二年六月又有樞使之除表但載燾進知樞密院事不載仍舊任一節則二年之復除爲無因矣建炎三年盧益除尙書左丞以奉使金國辭行以太職罷提舉崇福宮高宗紀一益未拜罷爲資政殿學士亦不詳辭使金事紹興十五年秦燾除樞密院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罷爲資政殿學士此二事表並書除而不書罷其餘年月日名與表文替異者尤不可枚數不徒四庫提要所舉數條也至于援引宋代史籍若遺史日厯丁未錄拜罷錄諸書今並不傳亦藉是存其崖略李燾長編今本缺徽欽兩朝此錄所引尙有數條可補其缺誠有宋一代典故之淵藪也

又案此錄終於嘉定八年乙亥攷陳敘謂慥堂終零陵守不詳何年直齋書錄解題入載慥堂修零陵志在嘉定己卯則嘉定十二年慥堂猶無恙此錄終乙亥者蓋屬草時偶爾輟筆遂未賡續也慥堂諳習典故猶有乾淳遺老之風而志乘荒略不詳其事迹爰略爲考覈俾讀此錄者可以論其世焉

元

陳氏

剛

歷代官制說

千頃堂書目九補逸金元
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佚

明

王氏

朝佐

主事考

乾隆溫州府
志二十七

佚

姜氏

準

東嘉敘職世表

慎江文徵
三十八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三

佚

自敘唐以前併官制無考矣宋崇寧中郡縣始立學惟州設教授屬縣俱以令佐兼領學事景定三年縣學始置主學一人咸淳元年漕司選請學正學錄直學各一人學諭四人長諭八人曰選請則非朝除也其嘗職是者今亦無得而稽焉元路學置教授一人有學正舉行學規有學錄糾不如規者至元初署請學官主善縣學置教諭一人選請訓導二人元初未設科舉士人往往假校官爲入仕之途雖非朝除亦榮選也國朝定制府學置教授一人訓導四人縣學置教諭一人訓導二人皆朝除今亦如治官例各爲一表其有聲績者別爲列傳嗚呼治教正之大者也父師之任也職是而稱德莫厚焉恩莫隆焉其有未稱負涼德父師之名莫之與易矣可不有哉

慎江文徵
三十八

右官制

應氏

德成

服官龜鑑錄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服官著龜錄

佚

右官箴

政書類

宋

陳氏

傳良

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彙

曹叔遠止 齊文集敘

佚

錢氏

文子

漢唐制度

文淵閣書目四

佚

案漢唐制度宋元書目從無箸錄惟明文淵閣書目四載有一

部一冊闕疑卽漢唐事要傳本標題偶異耳然明內府本今已

不存無從決其是否姑分著其目於襍史政書類中以備攷

核

右通制

宋

張氏叔椿

五禮新儀

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二

佚

周必大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子叔椿朝散大夫江西轉運判官

平園

續彙二

十一

盧憲嘉定鎮江志十五宋太守張叔椿華文閣學士中大夫慶元五年

五月到十月致仕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宋進士隆興癸未未待問榜張叔椿永嘉人吏部

尚書鎮江守

案張知府叔椿忠簡公聞叔子樓鑰知復州張公墓誌銘云公

之弟春卿以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則叔椿字春卿也

復州名仲梓墓誌見

攻媿集一百四

明

蔡氏芳大祀志

千頃堂書目二

佚

張氏

孚敬

大禮要略

二卷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五

未見

進大禮要略疏臣仰惟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成備前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尙書席書爲之纂要上請頒布矣皇上欲重其事復敕館閣儒臣纂爲全書臣愚俾與有事不能無言焉

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諍非諍今日也諍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之欲爲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館宜從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遽廢也天子之書所以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爲也伏乞皇上嚴諭館閣開誠布公必放史書凡例以年月日爲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書每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天子不議禮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案牘之文未免有失典則之體疑非美則愛愛則傳焉者也皇上所定之禮

出於漢唐宋之上而所成之書冒出其下乎臣自建議以來履歷所知無敢自欺輯爲要略誠有不得已焉者也謹用繕寫成編裝爲二部一備聖覽一付史館采焉 又疏臣等伏承聖諭大禮書或有分毫未全亦宜添入又伏承召入文華殿內面諭大禮書未備特命纂修傳之萬世用心纂修臣等學乏三長愚無一得夙夜不遑懼無以彰聖孝荅明命也臣曾以履歷所知輯爲要略凡百九條上乞聖裁已奉欽依送付史館以備纂述欽此然此乃臣一人聞見而已竊謂斯禮之爲書也舉三代之隆垂百王之法取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如奉迎皇上及皇上初辭藩府寢墓車駕發安陸等儀皆奉迎及從駕諸臣所知也又如皇上令內閣詳論大禮其節次御批及執奏之詞召對之語皆內閣大臣所知也又如皇上以大禮未定孝心未遂五年有成兩宮無間皆內監外廷老成諸臣所知也是誠皇上至德要道眞宣傳之萬世不可

不謹書備錄者也臣續考事實增爲要略凡百三十五條敬謀棗鏤用代鈔裝成部再乞聖裁候命下之日於凡所宜咨問諸臣各給一部令以所知限旬月開如例開詳送赴史館以備采擇庶乎集眾見以成全書矣

張文忠集
奏疏三

自序大禮要畧撮大禮之要而舉其畧者也夫大禮之爲書也博之宜無不信約之宜無不該故知要可以會通因畧可以致詳無難矣臣孚敬伏讀聖諭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又諭大禮者乃天子之禮書冊者乃一代君臣之行也重其事所以命官纂集其曰命官選用建禮之臣掌其文意大哉皇言乎一哉皇心乎此誠明王大孝爲法萬世者也昔孔子作春秋必先明五霸之功罪則事有統理夫春秋魯一國史也今大禮之書爲天子之禮一代君臣之行也是宜聖心有在而欲爲全書也臣孚敬實爲迂愚之儒嘗

從建議之後每事必書固將有待焉者茲仰承德意罔敢或違於是輯
爲要畧亦惟明夫統理而已庶同志者於是乎會通於是乎致詳其於
大禮全書未必無少補云

張文忠集
文彙一

千頃堂書曰五張孚敬大禮要畧二卷嘉靖六年編進

乘輿冕服圖說

一卷

明史藝
文志二

未見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璉袞冕有革帶今何不用璉對曰
按陳祥道禮書古革帶大帶皆謂之鞶革帶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
而笏指於二帶之間夫革帶前繫韍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冕弁恆用
之今惟不用革帶以至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失古制
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闕革帶非齊明盛服之意及觀會典載

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詳考繪圖以進

藝文志二乘輿冕服圖說一卷嘉靖閒考古衣冠之制張璉爲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乘輿冕服圖說一冊嘉靖八年 月上諭大學士張璉謂古者上衣下裳不相掩覆今衣通掩其裳且古裳如帷幔今止兩幅均非禮制命更定之因分十二章衣裳各六璉考自古有虞及周以下之制爲說繪圖以進

武弁服制圖說

千頃堂書目九作乘輿武弁服制圖今從明史藝文志二

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璉云會典紀親征類禡之祭皆具武弁服不可不備璉對周禮有韎弁謂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圖朝

視古損益有皮弁之制今武弁當如皮弁但皮弁以黑紗冒之武弁當以絳紗冒之隨具圖以進帝報曰覽圖有韞形但無繫處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圓朕惟上銳取其輕利當如古制又衣裳韞舄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於祭用之可乎璵對自古服冕弁俱用革帶以前繫韞後繫綬韞弁之韞正繫於革帶耳武事尙威烈故色純用赤帝復報璵冠服衣裳韞舄俱如古制增革帶佩綬及圭

藝文志二武弁服制圖說一卷親征冠服之制張璵爲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乘輿武弁服制圖一卷上又謂璵凡乘輿親征有類造宜禱之祭當具載武弁服制圖以進璵爲之注說

玄端冠服圖說

千頃堂書目九無說字今從明史藝文志二

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七年更定燕弁服初帝以燕居冠服尙沿習俗諭張璉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璉乃采禮書元端深衣之文圖注以進帝爲參定其制諭璉詳議璉言古者冕服之外元端深衣其用最廣元端自天子達於士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自天子達於庶人聖賢之法服也今以元端加文飾不易舊制深衣易黃色不離中衣誠得帝王損益時中之道

藝文志二玄端冠服圖說一卷燕居冠服之制張璉爲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玄端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上製燕居之冠曰燕弁服曰玄端并深衣帶履大學士張璉繪圖爲說以進

案諭對錄四載嘉靖七年正月二十日諭昨得卿圖注燕居冠服式一冊朕甚嘉悅云云則此書嘉靖七年正月所進也

保和冠服圖說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三千頃堂書目九並無說字今從明史藝文志二

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四庫全書
總目八十三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七年諭禮部朕仿古元端自爲燕弁冠服更制忠靜冠服錫於有位而宗室諸王制猶未備今酌燕弁及忠靜冠之制復爲式具圖命曰保和冠服自郡王長子以上其式已明鎮國將軍以下至奉國中尉及長史審理紀善教授伴讀俱用忠靜冠服其以圖說頒示諸王府如敕遵行

藝文志二保和冠服圖說一卷宗室冠服之制張璉爲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御製保和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光澤王奏請冠服之式上命大學士張璉以燕弁爲準參考隆穀以賜宗室璉爲圖說以進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三保和冠服圖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璉撰璉

有諭對錄已著錄是書作於嘉靖七年在璉未更名以前故仍題原名

先是世宗命璉製燕弁冠服爲燕居所御又製忠靜冠服以錫有位會
光澤王請宗室冠服式命以燕弁爲準定爲此圖而敕璉爲之說前有
諭旨及璉序其冠親王九襖世子八襖郡王七襖服用青身青緣前後
方龍補視用深衣玉色帶用青表綠裏綠緣履用皁綠結白韞其鎮國
將軍至奉國中尉左右長史至伴讀咸從忠靜冠服以品官之制服之
其儀賓則不預焉名曰保和言各得其分則和也其冠圖爲前後左右
四面服圖爲前後二面較三禮諸圖繪一面者爲詳可爲繪圖之式云
案諭對錄五載嘉靖七年閏十月初七日奏臣伏承欽定保和
冠服製式謹遵奉箸爲圖說一冊進覽伏乞聖裁又載世宗諭
注說甚精云云卽此書也

忠靖冠服圖說

千頃堂書
日十五

未見

明史輿服志三嘉靖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閣臣張璁因言品官燕居之服未有明制詭異之徒競爲奇服以亂典章乞更法古元端別爲簡易之制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帝因復製忠靜冠服圖頒禮部敕諭之曰祖宗稽古定制品官朝祭之服各有等差比來衣服詭異上下無辨民志何由定朕因酌古元端之制更名忠靜庶幾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焉朕已箸爲圖說如式製造禮部以圖說頒布天下如敕奉行

案忠靖冠服圖說一卷明史藝文志未箸錄輿服志載嘉靖七年詔云朕自撰圖說則似爲世宗御定然千頃堂書目十五載無名氏古今彙說六十卷其第三十八卷內有此書注云張璁與明志不合

黃目卷九儀注類不載此書

攷諭對錄五載文忠嘉靖七年三

月初十日奏前承聖諭製忠靖冠服警於在位容臣將原爲圖說再加參定進覽又載三月二十一日奏亦有伏乞於所藏內

閣圖說少易數字

爲改定飾冠金縷事

仍容進覽裁定之語是忠靖冠服

圖說塙出文忠手彙說所題當不誤刊本今雖未見謹據黃目錄入以補史志之闕

郊祀考議

一卷

百川書志二

未見

議郊祀疏臣欽承聖制以太祖高皇帝始建圜兆方兆以祀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朕心臣疑仰見皇上事天誠敬發於淵衷必有不能自安者矣茲勤明問謀及卿士又仰見皇上博采公議慎重之至也臣嘗聞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愚濫叨輔導無嘉謀嘉猷入告皇上裨萬分一又不能順之于外使斯謀斯猷稱我皇上之德對揚休

命實臣之罪也臣觀北濬大學衍義補所論雖出從周之心然不能以已意陰壞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見而眾人則未免惑焉此臣考議之所以不容已也夫非天子不議禮恭惟聖祖爲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度誠如聖制爲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者也夫敬天法祖其道一而已矣臣伏願皇上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斟酌古今慎重典禮則聖祖神孫光于先後矣謹以所錄考議一冊進覽惟聖明垂察焉

張文忠集奏疏六

百川書志二郊祀考議一卷嘉靖九年謹身殿大學士張璁進今名孚敬

明史禮志一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朝日夕月于東西郊罷二祖並配以及祈穀大雩享先蠶祭聖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於古當時將順之臣各爲之說今其存者若郊祀考

議則張孚敬所進者也 二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
作之事乃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
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
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璁言國
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卽明堂壇
卽圜北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帝復諭璁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
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爲卽圜北實無謂也璁乃備述周禮
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
輕議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
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令璁諭言陳郊議敕禮部令羣臣各陳
所見璁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

正先師孔子祀典集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引澹生堂書目作文廟集議今從千頃堂書目三

一卷

千頃堂書目三

未見

明史禮志四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損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祀字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璁因作

正孔子廟祀典或間奏之帝以爲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

姜氏

準

東嘉科第年表

慎江文徵
三十八

未見

自序進士科始於隋雖以言取人與前代德業孝廉中正諸科較實行者不同然一槩以法而請囑之弊無容焉因空言而獲實用視較實行而卒徇空名者固未知其孰優劣也矧敷奏以言固唐虞遺法乎記曰或以德舉或以言揚其來舊矣漢左雄奏諸舉孝廉者儒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益亦知空名之難憑用此以空請囑之門也空言不猶愈於空名矣乎至若鄉舉在宋爲消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耳非階之入仕也不第令再試屢舉不第然後有推恩之典焉則又賜同進士出身謂之特奏名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我朝鄉舉始爲入仕之途然人才往往繇是而出則又一代之新制也夫既試之三場糊名

易書公較閱之亦已密矣復令再試不已煩乎是固不若今制之爲善也
屠進士舊志僅載二人茲斷自宋始各以代敘爲名表而因以歷官
綴焉其顯著者別入人物志續以我朝鄉舉各爲名表一如進士之例

慎江文徵

三十八

東嘉諸科年表

慎江文徵
三十八

未見

自序宋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又有制科童子惟進士爲
極重而試之亦獨難時人語曰焚香取進士瞋目待明經況其他乎蓋
進士詩賦策論經義襍文無一不備明經則惟帖書墨義而已不通則
殿舉之特重以其甚易也曰九經曰五經曰開元禮曰三史曰三禮曰
三傳曰學究曰明法盡然而屢屈於試憫而收用則謂之特奏名至有
因循不學祇欲積舉以應令則又不能無髦鈍之士襍出其間外是又

有賢良方正經學優深詳閑吏理三科元祐立經明行脩科景德天聖之際復置博通墳典明於體用軍謀宏遠書判拔萃等科大觀元年詔立八行而制科亦舉罷廢常矣雖富公諸賢亦階此進豈能必其名實皆符哉故三代德行之選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然則陶鎔人物而網羅其材彥以幹濟一世之事我朝之制固自足以得士惟得人以行之則善矣惡在廣闊倖途也

慎江文獻三十八

國朝

余氏

國光

選舉策考

嘉慶縣志

佚

右典禮

宋

彭氏

仲剛

須知

三卷

陳青陽嘉定赤城志十一

佚

嘉定赤城志十一縣令題名臨海縣淳熙四年彭仲剛治聲甚著人謂

可以繼顏度

按顏度以乾道元年知臨海有異政亦見陳志同卷

箸須知三卷廣諭俗五篇

案彭提舉仲剛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績傳並有傳所箸須知三卷見陳貧窗赤城志不詳其箸書之旨據晦庵大全集八十四彭監丞集跋云詳十以按事至台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則貧窗所稱殆卽朱子所見戶口財賦之書以其爲邦計所關郡縣守令所宜知故題曰須知也

明

王氏 僊 洲課條例千頃堂書目九作蘆政條例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四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四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四洲課條例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僊撰僊始末未

詳其作此書時則官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也明代自鎮江至九江沿江洲課皆隸南工部後以其有影射吞占之弊復設官以董之明史食貨志未詳其法蓋以其併入地糧內也是編乃嘉靖中僊爲督理時所輯首載敕諭及課銀數目取用條例次載准奏事例八條部司酌議事宜九條可以考見一時之制千頃堂書目載蘆政條例一卷不著撰人注曰嘉靖己酉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惠安莊朝賓序刊此書有朝賓序與黃虞稷所載合殆卽一書而異名蓋洲課卽蘆政也

東歐詩存二十王僊字中白瓚子官工部郎中

右邦計

宋

薛氏 季宣 漢兵制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陳氏 傳良 歷代兵制

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 千頃堂書目十三 宋史藝文志補並作六卷

存

張海鵬刊墨海金壺本錢熙祚刊守山閣叢書本莊肇麟刊長恩書室叢書本

千頃堂書目十三 陳傳良 歷代兵制六卷 一作八卷 宋史藝文志補同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 歷代兵制八卷 浙江范懋桂家天一閣藏本 宋陳傳良撰 傳

良有春秋傳已箸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

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

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

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土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爲深切蓋傳良當南宋之時目覩主弱兵驕之害故箸爲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務者矣

案歷代兵制蔡幼學止齋行狀不載惟曹叔遠止齋集序載止齋著述未脫橐者有周漢以來兵制當卽此書今所見常熟張氏金山錢氏新昌莊氏諸槧本前後均無序跋第一卷周至秦兵制第二卷兩漢兵制第三卷三國晉兵制第四卷南朝兵制第五卷北朝兵制第六卷唐兵制第七卷五代兵制第八卷宋

兵制並鈎錄史志條舉件繫開附平議尤爲通博大旨謂成周鄉遂及唐初府兵之制爲最善次則諸葛亮治蜀王猛治秦蘇綽輔宇文泰治魏其立制亦尙近古故詳臚規制用資參覈其兵制之不善者則秦新以兵多而驟亡東漢以兵少而不振唐之中葉府兵壞而藩鎮宦官之禍並興亦皆深原覆敗之所由以垂炯鑒至其言宋代兵制則極論南渡之後兵多財匱之患而以祖宗之時兵少而精爲不可及信乎有用之言也其第三卷三國兵制後附八陣圖贊乃薛良齋作今見浪語集卷三十二疑止齋或嘗錄其橐後門人編次此書誤以爲止齋自作遂一并錄入耳

又案宋史藝文志六載陳傅良漢兵制一卷而歷代兵制則不箸錄蓋作史者偶見兵制殘本未及詳攷耳非止齋別有漢兵

制一書也舊府縣志以漢兵制與歷代兵制並錄殊誤今刪之

錢氏

文子

補漢兵志

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
一作補漢兵制誤今從宋史藝文志六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一
宋史藝文志六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

存

乾隆己丑盛百二刊本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

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爲大都授時所箸予少小執經師從曾備討
閔因獲聞纂集之大旨初藝祖開基次第剗削五代僭僞收其精兵聚
于京師天下旣平而已聚之兵不可復散遂定都汴京以便漕運始倚
兵以固國而不及天下之形勢嘗自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固
已逆知後世以兵爲病也然當時徒見兵聚而精不知其後兵聚而不
可復用蓋自太宗旣平太原欲遂取幽燕而不克自是歲有契丹之擾
澶淵之役僅能罷兵爲和而西夏之叛終莫得其要領尋至永樂之訛
極爲中原之變所在戰卒望風奔潰訖未聞一戰之獲渡江以來稍自

振刷和議既成尋復廢弛數十年來天下無事衣糧犒賞不可少殺生
息長養而貪將黠吏得以浸容其姦故老弱者難汰虛籍者難覈安坐
無事則驕驕則難用久聚而法弛則悍悍則難制生息繁而衣給有限
則貧貧則思亂征行調發之日稀不閑臨陣決戰之術則怯怯則棄甲
曳兵而走今自京師禁衛江上諸屯諸州廂禁邊上戍守往往以百萬
爲額而未嘗可用也夫以天下不及承平之半而養百萬無用之卒凡
今天下嗷嗷行一切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竭生民之力而楮幣茶
鹽之法日益敝壞皆爲此也抑可久而不知變乎於虜此先生所以拳
拳有意于漢家之遺制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之歲則與今日
老弱虛籍者異按補兵制首當知用民之目蓋漢法民二十始傳二十
三爲正卒五十六免通爲三十六年自始傳爲更卒歲
一月止于三十有六月即今廂軍備廝役者是爲衛士止一歲即今禁
衛扈從者是爲材官騎士止一歲即今禁衛士止一歲即今禁
今更遺戍卒者是漢之用民止此四條夫以民之爲生除其少與老中
閒三十有六年之閒藉其強壯之日而用之又不過兩歲及三十有六

月加以戊邊通爲五歲有三日耳其勞老弱虛籍自無所容于其閒夫
兵不常役則佚而不怨在官之日少則有餘力而不疲故漢兵所向未
嘗敗衄橫行于四夷而匈奴卒于摧敗破滅款塞奉國珍來朝闕下近
古未嘗有也其與今日常有四夷之憂異矣案此陳氏自注今并錄
之當知知字李本無鮑本有夏忻景紫堂文集七書陳元粹補漢兵志
序後云謂漢之用兵除其少與老中開三十六年之閒自始傳爲更卒
歲一月止於三十有六月則不然案原書云漢法民二十始傳自始傳
爲更卒歲一月正卒爲衛士一歲材官騎士一歲董仲舒曰秦法月爲
更卒已復爲正漢興循而未改是二十三歲後應爲材官騎士者謂之
正卒一生當役兩歲耳其自二十始傳至二十三爲更卒時此三年中
每年當役一月所謂月爲更卒也
陳氏三十六月之說倍其師說有事檄召事已罷歸無聚食之費則
與今日竭民力以養兵者異按高帝十年征陳豨上曰吾以羽檄徵天
兵上自將以擊布孝武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齊哀王謀
發兵中尉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高帝紀五年夏
五月既誅項羽兵皆罷歸家則知漢法兵皆散于郡國有事衣齎自備
則以虎符徵召而用之事已皆罷歸家無復養兵之費矣
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時激作邀李本賞者異按賈誼傳曰
縣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貨殖傳曰長安
中列侯封君行從軍蒞賞子錢家則知漢兵雖以狂行調發衣齎猶
自備而況無事而歲科和買供給春秋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不立素
二衣乎賈誼傳傳字李本無鮑本有

將無擁兵專制之虞

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唯有漢氏或有四夷

銘伏波下邳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

衛霍勲高積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

都試課段最無騎蹇難用之患

故自文帝

李本作漢文

以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弛山澤

文帝二年賜天

田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

田租稅後元六年弛山澤

尋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內之錢貫朽而

不可校皆不養兵之效也誠使稍取漢制斟酌劑量參而行於今日以

救其極敝不十年閒國力可紓民力可裕其效猶指諸掌夫亦何憚而

不爲嗟夫先生乃老矣方力疾勾休築室深山中尙羊物外以書史泉

石自娛將終身焉此志邈矣願每以予講肄滋久警策蘊奧粗可與語

理道者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亦偃蹇半世安于靜退未嘗出位而

思豈敢輒言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所箸書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

世者共之也雖然其事大體重闕繁宏遠要在成順致利不駭民聽其

條目次第固非一端初先生更欲編次漢調兵弛役尺籍伍符金鼓旗

幟及凡兵閒調度別爲一書未果蓋漢兵最近古其規模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姑採摭羣書先志李本作誌其大節而其纖悉未能盡載此書也先生名文子字文季世居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李本此下有曰字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謹序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買納茶場陳元粹撰

白石先生補兵志大抵喜漢法之近古傷後世養兵之費廣擁兵之權專也余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卽手鈔爲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之士共之忽得刊本於同門友瑞昌陳令君則知令君之志與余同能以先生之書傳諸遠於天下後世經生學士尤有補云嘉定乙亥端午日門人奉議郎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池陽王大昌書 大昌于是年九月鉞板潛廨益廣其傳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

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
厯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爲裁減尙六十餘萬徽
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
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
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尙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充
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
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下有低頭拱手此高談性命之學者所
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
及是編皆以白石箸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
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於淮南漕廨予所鈔者虞山
錢曾藏本也秀水朱彝尊識

史者也而馬貴與經籍考列錢氏書于諸子兵家之中又志作制蓋據書錄解題採取實未見其書耳予所藏卽竹垞先生所鈔虞山錢氏本亥豕之誤不一而足益都李子南澗淄川高子木欣有嗜古癖遽爲校勘尙欲訪求熊方年表不可急得恐此隻本易失先以鈐板予感二子稽古之勤立心之遠也爲附數語于後至作者本意前人已詳不復贅云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五月秀水盛百二識

李本卷末跋

右補漢兵志一卷宋樂清錢文子撰門人陳元粹爲之注蓋以補班史之闕而實有慨于南渡後兵食冗濫思復漢制以救其弊其憂國之心深矣當嘉定甲戌乙亥閒瑞昌淮南一再板行閱世既深流傳漸寡予以重值購於吳江沈氏反覆班范二書詳加讎比正訛補闕頗於陳注有小補焉錢梓家塾再廣其傳攷直齋書錄解題建安王珪器之亦有

兩漢兵志一卷又呂夏卿修唐史別著兵志三篇戒其子弟勿妄傳吾家吏部好藏書就其家苦求得之著錄晁氏讀書志惜未得與此書並行耳先生字文季號白石山人歷官始末詳具竹垞先生跋中錄次左方不更贅云乾隆己亥十月既望得聞居士鮑廷博識鮑本卷末跋

夏斡跋補漢兵志一卷宋錢氏文子所著也考博而文簡辭約而旨賅反覆於兩漢兵志之源流而不言所以著書之意其門人陳元粹作序述其師纂集之大旨因南宋養兵太多而國用虛耗於是溯源漢制見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猶存錢氏之用心可謂苦矣考漢初兵皆更代無久屯之制武帝時始有屯兵與宋世無異然武帝增七校尉一校尉所領兵多者千餘人合七校尉不滿萬人較宋慶歷之閒增至八十二萬四千者猶太倉之一粟矣宜錢氏有味乎其言之也錢氏官止少卿力疾丐休養疴於白石山中而立說箸書不忘國家如此豈世俗訓詁辭

章之學所可同日語哉

景紫堂文集七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補漢兵志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錢文子撰文子字

文季樂清人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後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宋初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謂之禁軍輾轉增益至於八十餘萬而虛名冒濫實無可用之兵南渡以後倉皇補苴招聚彌多而冗費亦彌甚文子以漢承三代之後去古未遠猶有寓兵於農之意而班史無志因摭其本紀列傳及諸志之中載及兵制者裒而編之附以考證論斷以成此書卷首有其門人陳元粹序述其作書之意甚詳蓋爲宋事立議非爲漢書補苴也朱彝尊跋稱其言近而旨遠詞約而義該非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然兵農旣分以後其勢不可復合必欲強復古制不約以軍律則兵不足恃必約以軍律則兵未練而農先擾故三代以

下但可以屯種之法寓農於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於農文子所論所謂言之則成理而試之則不可行者卽以宋事而論數十萬之眾久已仰食於官如一旦汰之歸農勢不能靖惟有聚爲賊盜耳如以漸而損之則兵未能遽化爲農農又未能遽化爲兵倉卒有事何以禦之此又明知其弊而不能驟革者也以所論切中宋制之弊而又可補漢志之闕故仍錄之以備參考文獻通考作補漢兵制與此本不同然文子明言班書無兵志則作補兵志審矣通考蓋傳寫譌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十一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撰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敘兵事草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爲宦官所竊外爲

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廂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養兵冗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案補漢兵志錢白石采兩漢兵制散見於史記前後兩書及漢

官儀諸書者爲之每條之下各采所據之書以爲之注

鮑廷博跋指爲

陳注非也陳元粹敘雖有注然志注實白石自作

敘述詳雅注中援證尤博如五大夫

復家條據漢書食貨志黽錯奏云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謂鄭康成注周禮鄉大夫貴者皆舍云若今宗室閭內侯皆復爲後漢改法爵二十級至閭內侯乃復據胡建傳北軍有監軍御史又劉屈氂傳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謂監北軍使者與監軍御史職號略同爲天漢之後更名北軍正正丞掌軍法條注據史遷司馬穰苴傳監軍莊賈後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證軍正爲古官主

軍法者武帝置七校條引晉灼說百官表凡八校尉云七校者胡騎不常置駁之云胡騎自武宣後屢見諸傳至光武始併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校者蓋中壘係北軍非武帝初置自屯騎以下爲七校也其攷證精核多類此非徒排比舊文掇拾以逸而已其書宋時永嘉陳元粹刻於瑞昌池陽王大昌復刻於淮南漕廩二人皆白石弟子此書卷首有綱目二策卽元粹所補也

項氏喬福建屯誌

一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項喬福建屯誌一卷嘉靖戊申纂時官按察司僉事

王氏

叔果

京營紀

半山
藏棄

佚

自序我國家兵制自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肇造於前成祖文皇帝定鼎燕都以續承於後二聖繼作憲古立法黃虞以降稱兵制之善者莫加焉其在京師初立五軍營繼立三千營神機營爲三大營時元戎宿將雲合影從勁卒健馬星屯蜩集蓋不可以億萬計嗣是重熙累洽海內銷兵尺籍雖存營伍漸減景泰年閒三營不可用矣遂選爲十二團營團營不可用矣又選爲兩官廳日改月異弊端百出我皇上應運中興念京營之極弊虞醜虜之方張爰咨舊典大奮乾綱上復二祖三營之舊兼用周人六師之規欽定三營分設諸將統兵之外加以備兵往所謂十二團營兩官廳各與哨掖煩瑣名目盡行罷革百餘年之叢奸積蠱一時頓清將有定員軍有定數操練有法征調有期大聖人之

制作可傳萬年以爲久安長治之策者也顧十餘年閒因時損益稍有不同恐將來建議靡察根要或致紛更有失聖明初意臣謹備考國初以來兵制之詳及我皇上欽定三營之制編勒成書以備一代之典章爲萬世之成憲嗚呼書詰戎兵詩鞠師旅當陰雨之未形而綢繆桑土之至計庶脩攘其永賴太平其無疆矣

半山藏藁

王世貞王副憲西華公誌略始謁選授兵部職方主事尋遷其司員外郎遂遷郎中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書成進之曰京營紀

弇州史料後集十六

右軍政

明

陳氏

璋比部招擬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擬作議今從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十

二卷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十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三

佚

咸豐樂清縣志八陳璋登宏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曰士不讀書謂之廢學官不讀律謂之曠官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爲注解有比部招擬二卷持法者常師用之

案省齋陳侍郎璋郎中鈍孫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道光樂清縣志口口傳並有傳

右法令

考工無

目錄類

明

姜氏

淳

東嘉書目考

慎江文徵
三十八

佚

自序古人著書立言非徒文也蓋將窮理闡經於以羽翼大道而矯正
支流也是故文不載道是謂徒作典籍雖具厝用無裨弗貴焉吾鄉先
正通明理學者莫盛於宋其發揮理學撰述成書亦莫盛於宋沿及昭
代世不乏人著述之富郁郁乎埒二酉而軼兩京矣然而仰屋梁而有
作者慨桓譚之無人借黎棗而行遠者恨昭裔之不再銷於蟲鼠燬於
兵燹潰腐於風雨之侵凌棄遺於婦豎之剪裂名存實喪百僅二三殆
其然也夫告朔廢而羊存夫子猶欲藉存羊以復禮矧典章殘缺書目
足徵有如後起之士循名求書因書求理則涉獵荒遠轉接精魂俛仰
感興於風簷夜案者未知其淺深也將謂餽羊非禮之存而書目非道
之寄歟取舊志之渾列者析經子史集彙而爲四或傳其故序或錄其
制行或稽其撰輯顛末品騰臧否庸綴諸目之下其亾可考者缺之不
敢誣也嗚呼識道有人文武不墜文獻稱足夏殷能言是編也自審於

古之作者示今傳後之志庶幾無負矣

慎江文徵三十八

右經籍

金石無

史評類

林氏之奇史評

萬縣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林教授之奇

與侯官林拙齋同姓名

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

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通鑑集議

萬縣溫州府志十七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議作義

佚

薛氏季宣

資治通鑑約說

陳傅良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

佚

戴氏

通鑑筆議

萬縣溫州府志十七 乾隆永
嘉縣志二十三作通鑑博議

佚

案岷隱爲詹事奉景獻太子命講資治通鑑爲說以進見宋史

本傳

詳卷一易
總說下

王震震古文集成前集所引諸儒評點有戴溪

筆議蓋卽此書也

陳氏

季雅

兩漢博議

萬縣溫州府志十七作西漢博議誤今從讀
書附志上宋史藝文志二文獻通考二百

十四卷

宋史藝文志二文獻通考二
百讀諸附志上作二十卷

佚

讀書附志上兩漢博議二十卷右陳季雅彥羣所撰也

文獻通考二百西漢史鈔十七卷兩漢博議十四卷中興藝文志陳傅

良撰指摘精要裨正闕誤博議陳季雅所撰闕涉尤大

漢唐論斷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三

佚

案陳教授季雅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薛氏

仲庚

續通鑑論

水心文集十二

佚

東甌詩集四薛仲庚字子長永嘉人析居瑞安李奧博學宏辭

案薛子長東甌詩集云永嘉人居瑞安乾隆府志選舉門朱薦

舉有薛仲庚樂清人

萬厓溫州府志未注籍貫

乾隆平陽縣志經籍門亦載

續通鑑論並誤又詩集云博學宏辭攷王應麟詞學指南載

詞科題名無仲庚名詩集蓋不足據子長與陳文節葉忠定同

時止齋集三十六有荅薛子長書云某衰惰何足與語今古而

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爲惠且下問其然否老

矣交游彫落願

依文義當爲顧各本並誤

方得三益豈非天閔其窮以此厚

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中原之暴而其
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
不能發今幸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
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得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
傳寫一本旦夕卽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
有過人者近宗簡遞示吳門書臺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
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
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所謂南
北之際義例蓋卽在續通鑑論之內又謂子長議論淵源正則
攷水心集六送薛子長詩有薛生靜而敏器宇絕幼愿能文乃
天資脫穎酬始願之語則子長爲水心門人無疑其議論奇特

蓋得水心之傳者故止齋推之如此惜其書竟無傳也

朱氏麟紀年備遺

一百卷文獻通考一百九十
三國史經籍志三

佚

葉適序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爲三它小道襍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麤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之辨不可禡也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雠明恥責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說以處之眾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

既多而條目眾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爰理蕪莫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爲辨不以意爲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贊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

通考引作典

而當

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訕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余於此書籍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幾是歟黼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爲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水心文集十二

紀元統紀論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九並無紀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一百

九十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四文
獻通考一百九十三

佚

直齋書錄解題四紀元統紀論一卷永嘉朱黼文昭撰黼從陳止齋學

嘗著紀

聚珍板本誤記今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爲百卷蓋亦本通鑑
据文獻通考改正

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爲統紀論是編葉水心序之

案此卽指紀
年備遺序其

水心別序
統紀論也

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

二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
目八十九

存

朱彝尊序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
昭年相差次首著錄門下又與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

耕南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
家之緒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釣
孤耘蟹浦蠻村蓋遯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作序謂其本
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曌朱溫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
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
八卷目錄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煥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
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此形管所當特書者
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曝書亭集
三十五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九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

江蘇蔣曾
瑩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前有開禧丁卯吳煥然序稱魏君仲舉比求到永嘉
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循通鑑案前史而爲之辨論詞語警
拔侍郎葉公正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云云案文獻通考載

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永嘉朱黼撰引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起陶唐終顯德與此本不符又載葉適序稱其書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今此本三國始於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不列曹丕五代始於唐天祐四年迄十九年下接後唐同光元年不列朱溫其例又復相合考魏仲舉乃建陽書賈今所傳五百家註韓柳文集卽出其家蓋以刻書射利者又吳煥然序首以用兵立言中復有靈旗北指諸君封侯之秋語蓋開禧丁卯正韓侂胄肇釁敗盟之時時方競講北征故仲舉於紀年備遺之中摘刊割據戰伐之二十八卷以備程試荅策之用觀序末有上可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爲學者進取之階語則書肆之曲投時局以求速售其大旨了然箸矣卷端冠以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世系興地理攻守之圖又甲子紀元總要一卷於曹丕朱溫皆紀其年號與本書乖刺知亦仲舉所加非黼之舊也案平陽

縣志黼字文昭隱居南蕩山終於布衣嘗受業陳傅良之門傅良喜議論有止齋論祖一書爲當時舉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是編其原書雖不可盡睹然二十八卷之中大抵憤南渡之積弱違心立論強作大言謂南可併北北不可以併南徒冒輕舉攻金浮動者譁然和之卒召敗衄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說有以熒惑眾聽矣

案朱處士黼陳文節公弟子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

周氏

元龜

觀史大議

林霽山集五

佚

胡氏

子寶

習史管見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梅氏

時舉

通鑑新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議作義

佚

萬厯溫州府志十二梅時舉精於史學著通鑑新議剖析精微多前賢所未發

案梅處士時舉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何氏

務實史議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宋賢良方正科何務實進史議凡三伏闕上書元

陳氏

尉歷代帝王正閏圖說

千頃堂書目四補遺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

圖說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乾隆溫州府志

佚

國朝

史氏

尊朱

史論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李氏

象坤

史逸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朱氏

鴻臚

讀史逸評

周起莘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

佚

葉氏

嘉樹

史論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溫州經籍志卷十三終

餘杭章見伊校